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 儒藏

史部  
第二四五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史傳

第四十五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儒藏

目錄

目錄

考亭淵源錄續	明·宋端儀 編撰	明·薛應旂 重輯	.....	一
程朱闕里志	明·趙滂 編輯	清·吳廷彥 彙增	.....	六三九

考亭淵源錄卷之八

彭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大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徙太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侍御史林大中薦。



爲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秘書郎兼嘉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視也。况壽王<sup>①</sup>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鬪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

光之臣而小人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之。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謀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問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謀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鸞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懽然。宗社有未。顧不幸歟。居亡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悅。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

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門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父子君臣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病浸革。龜年連上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朝。龜年不離班位。伏



地叩額久不已。血清甃甃。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湏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爲得已耶。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感額云：前但聞建儲之義，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獲，至今振悸。龜年奏：此乃宗社所係，陛下安得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宮。

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以布政出令，况重華一宮，豈爲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爲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

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燾、京鏜、黃文、鄧駙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弔祭、接送館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黜。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旣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



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間。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與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呂斐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原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脩撰。提舉冲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龜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

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閒、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議、五致錄、奏議、外制、侂冑誅、林大中妻、鑰皆白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謚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謚。使人如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士、而擢用其子欽。



## 備遺

晦翁答子壽書曰。齋銘之屬。豈所敢承。況此病餘昏憊。將何以發明聖賢之旨。爲日用功夫之助乎。然竊聞之。大學於此。雖若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如其不然。則雖欲防微謹獨。無敢自欺。而正念方萌。私欲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竊意高明於此。非有所未察。特因來喻。僭復言之。以爲誠能於此。益致其功。則亦無待於誓御之箴。而學日益進。德日益脩矣。

又答書曰、垂喻中庸疑義別紙甚詳、乃知賢者於此方且以講求經旨、究極精微、以日不足爲事、世間利害固未易以入其胸次也。脩道之教、脩之者固專出於人事、而所脩之道則天地萬物之理莫不具焉。是乃天人之合、亦何害其爲同耶。又論事豫之說、張游不同、蓋此章首尾以誠爲本、而推其所以誠者乃出於明善、故釋其文義且得以誠爲言。如大學之序始於格物、而其後乃云壹是以脩身爲本、亦此類也。隱微聞見之分、當時偶見如此而漫序之、若疑未安置之無害。此非大義所繫、不足深論也。智仁勇經文本



不會分。若以爲疑，亦不足論。但諸家所分，却未穩當。必欲分之，則湏從今說，乃爲盡善。若如來喻，則仁字不合列於三德之中，而又位於其次。蓋聖人之言，其名理隨處輕重，所指不同。讀者湏隨其輕重而讀之，乃見其意，不可一槩死殺排定也。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如復未安，更望報及也。

又言孔子答羣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故成就多。如克已復禮爲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着便令克已復禮，幾乎以顏子望之矣。

林文<sup>⑧</sup>說子壽彈韓侂胄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胄大憾於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朱子曰他純不曉事率爾而妄舉。

### 詹體仁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翬游爲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爲屬。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謝不就。爲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爲太學錄陞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

